

海棠垂丝 海棠贴梗

——读何冰凌和她的诗集《万有引力》

吴忌

我心目中何冰凌就是一个地道的宿松人，这有每年的清明为证。冰凌与我们同乡同怀，同诗同歌，同情共振。

我是阅读桐城文章成长成人的，从我敬佩的戴名世到朱光潜，从我的大学老师方可畏到辅导员胡亏生，从一起喝酒的陈所巨老师到一大批文朋诗友与兄弟，始终心怀亲切。自以为桐城文章的门徒，并以此为傲。

在明清之际，皖江文化由肇启而鼎盛，宿松的朱书先生就与桐城的戴名世、方苞先生过从甚密，他们共同谱写了皖江文学与皖江文化的生气与辉煌。也在有意无意之间，桐城宿松两地文朋诗友都有某种由来已久的熟稔与亲切。而且这种熟稔与亲切可以无言，但早已彰显，一直浸润在我的精神世界里，熠熠而生辉。

我这么说，意在佐证何冰凌女士无论坐上宿松的餐桌，还是书桌，都不是客人而是主人。是桐城宿松两地都高度认可的知书达理、学有所成的贤惠媳妇。

在“紫陌红尘拂面来”的春天，我们在芷兰农场这么“吆喝”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此地有芷有兰，更有农场主王建国。

王建国先生也是一位诗人，这个男人不仅长得帅，更有一颗柔软的诗心。正如1920年代在北平，在现代新诗初创时期，北平的朋友喜欢说“我们的朋友胡适之”。在宿松，我们也模仿着说“我们的朋友王建国”。

王建国先生的农场何以“芷兰”，这不仅源自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的“岸芷汀兰”；更源自屈原《离骚》“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”。我们的朋友王建国真的跟屈原一样，“既有此内美兮，又重之以修能”。

我们的朋友王建国设计芷兰农场的初衷不在纯粹的商业运作，更在地方文化的延续与弘扬。因此，诗人何冰凌带着她的新诗集《万有引力》来到这里，正与王建国先生的“芷兰”交相辉映，相得益彰。这也是一段佳话。正如李白当年盘桓宿松，时与友人酌，山花为开，诗化了宿松大地。

是的，诗歌就是这么有魅力，李白只是在宿松喝个酒，就此“山花为开”，与当年五祖弘忍坐地说佛一样。今天何冰凌女士来到芷兰农场，也同样山花为开。

我这篇文章的标题，也是《海棠垂丝，海棠贴梗》。我愿意将漫山遍野的海棠送给诗人何冰凌女士，也将这些海棠深情的隐喻献给何冰凌的诗歌，“海棠垂丝”，意在韵致；“海棠贴梗”，旨在坚毅。

我对何冰凌诗歌另有体会，比如何冰凌诗中写到宿松水泥厂，那可是当年宿松工业文明的地标，印象深刻。前几日再读，忽然想起打工学校旁边正好就是“中国水泥厂”。因而我立马跑过去盘桓半日，时空穿越，幽情思古。

诗集中有诗曰《仙新路过江通道》《观龙潭长江大桥》，一看便知是写南京的物事。仙新路过江通道现在叫做“南京新生圩长江大桥”，从栖霞过江，跨越从安徽流过来的滁河，前方直达六合；龙潭长江大桥现在叫做“宁扬长江大桥”，正好在我打工的学校旁边，离中国水泥厂旧址不远，过江就是当年诗人孟浩然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的扬州了。当我在这些“过江通道”上南来北往，江水在桥下不歇东流，想何冰凌一定在合肥某面玻璃后边，颌首而笑，美得跟春天的海棠一样，我就愈发感觉诗人以诗歌的名义借用的“万有引力”，势不可挡。因此我屡屡绕道过往，体会深刻。

联想到李白过往南京。当年，李白在芷兰农场上游的黄鹤楼里想写诗，却不过瘾，于是沿江东下《登金陵凤凰台》，唱起“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”，立即就比崔颢的《黄鹤楼》还要出彩了。我想，诗人都是段子手。大唐的李白是，我对面的何冰凌也是。因为何冰凌在《仙新路过江通道》里表示要“托粼粼江水问候大海”；在《观龙潭长江大桥》里感慨“悬索的穿墙术/盾构机也是时光机/欣喜融化于/星空的当代史”。诗人怀揣自己的诗歌理想，南北行吟，往往不知不觉就构建了自己的文化地标。

自我的向度

——何冰凌诗集《万有引力》读札

韩振球



《万有引力》

何冰凌 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

在自然科学界，万有引力是指宇宙中任何两个有质量的物体之间存在的相互吸引力。一篇文章、一首诗、一句话里的每个文字也是有质量的物体，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吸引的力。近日，我在阅读诗人何冰凌的最新诗集《万有引力》时，透过她的那些或短或长的诗句，再次感受到了文字之间那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吸引的力量。如其中收录的《旧信》《小西天》《深爱的事物无法长久》《致合肥》《白鹭湾研究》《暴雨将至》《车过苏州》《南风吹》《遗忘曲》《怀良辰以孤往》等诸多优秀诗作。这里，我从一个读者的角度试着解读几首。

小西天

蔷薇就开到这里。
你还好吗？我轻微厌世。
却没有一个湖，
能够让我抱着去死。

小西天在哪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我们的现代诗歌又该如何接近这个地方？在何冰凌的这部诗集中，就有首题为《小西天》的诗作。此诗很短，除却标题，仅有上面短短4行。我因此猜度，小西天应该是一个极美的地方，是一处带给她个人回忆和思念的地方，是令她愿意爱得铭心刻骨生生世世不愿忘怀的地方。全诗没有“西天”的禅意，也没有深刻的哲思，而介于“厌世”与“抒情”之间。语气温柔平缓，无任何激烈的呼喊，而是以“却没有一个湖/能够让我抱着去死”的否定方式，告诉“小西天”“我”的存在，隐约之中透出一份果敢和决绝。对于诗歌语言的把握和情感写作的角度，每个写作者都有不同。小西天自然很美，但在这里，是属于诗人何冰凌一个人的“小西天”。

如果说《小西天》是向内的、私密的低语，那么《白鹭湾研究》则展开了诗人与外部自然界更为宏阔的对话。

“一棵树/无端放大了山野的孤独/当我离去，/看见春天烧红的塔尖发生了/轻微的弯曲”。这是何冰凌《白鹭湾研究》一诗的最后一节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对

白鹭湾产生浓厚兴趣，“研究”并想象那是一棵什么样的树，居然令“春天烧红的塔尖发生了/轻微的弯曲”，迸发出那么强烈的诗意。白鹭湾于我是处陌生之地，但通过诗人的写作视角——“当世界需要一位乐手/潮白河畔的旋覆花和翠芦莉/就争相开放/……天鹅、白鹭和灰头麦鸡/越过挺水植物的引力线/自由栖息”——才详细了解到白鹭湾是潮白河畔一处水草丰茂的鸟类天堂，自然界优质的湿地公园。那一棵树的“孤独”，其实就是生命物质物理存在的“引力”，是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见证。

车过苏州

我看见苏州的小房子
亲爱的苏州小房子
像在云彩里点了淡墨
像评弹里的弦轴
竹枝词上的泪滴
像一群鸽子
和它们灰白的眼球
就有些心动
就想从壁画上走下来
加入它们

“亲爱的苏州小房子/像在云彩里点了淡墨/像评弹里的弦轴/竹枝词上的泪滴/像一群鸽子/和它们灰白的眼球”。由于留恋江南水乡的风情，我曾多次去苏州城区和历史古镇参观探访，所见所感与何冰凌《车过苏州》一诗中的那些“苏州小房子”神韵相通，听评弹、观壁画，内心的感受与她近似。当然，不曾见过苏州，观察过苏州“小房子”的朋友可能没有这种感觉。但是“苏州小房子”那份独属江南的灵动和温婉之美，及至古朴的“淡墨”与“灰白”由此可见。可能，诗人的《车过苏州》是瞬间完成的作品。当她从车中匆匆一瞥的观察对象——房子（鸽子），也可能在注视或感知她。这样，形成了主客体视角的交融，导致“看见苏州的小房子”“就有些心动”，“就想从壁画上走下来”，“加入它们”。

诗人陈先发说：“何冰凌诗歌语言充溢着智性之光，往往又包含某种在女性诗人中并不多见的决绝意味。呈现一个平凡生命的虚无感，并注入对这种虚无的对抗，似乎也可以作为何冰凌诗歌一条隐在线索。在这条线上，她捕获了一个好诗人应有的某种复杂性。”

诗人臧棣曾言：“何冰凌的诗写得沉静而自信。对当代诗而言，这两个标记既可看成是风格的体现，也可被视为内心的成熟。没有过分夸耀的言辞，但在词语朴素而精准的展示下，对生活的观察和对存在的感悟，突然清晰可感地映入了汉语诗性的视野。”

情有所向，心有所感，诗有所托。诗歌，尤其是当代诗歌，是明心见性的艺术品，是诗人个体对时代发展、自身情感、世界观察的产物。而一首好诗，应当有“自我的向度”，有关于个体生命和世界关系的思辨，以及灵魂的切入、思想的发现、存在的所指、语言的递进，以致自然引发读者的共鸣和思考。它并不一定需要宏大的叙事或复杂的技巧。这，或许正是《万有引力》这个书名下，文字与情感之间那股无形引力的最佳诠释。